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牛李維州事　　胡廣

洪容齋謂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德裕賢於僧孺以今觀之則僧孺為得司馬温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頑獷狡暴世為唐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懷

信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清水劫盟兵臨近鎮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虛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强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德宗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自吐蕃寇西川韋臯與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捷屢勝吐蕃

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靈武寇鹽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

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事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獨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凉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文宗以為然還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

維州本唐故地廣德元年陷入吐蕃韋皐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怛謀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故繆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跡恐愒天子使祖宗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負寃於無窮朱子於綱目特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溫公之言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爲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十

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温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李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神宗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永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為念及得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議未決折簡

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為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為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説為當

季布止伐匈奴

單于嘗為書嫚呂后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以噲言為然獨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三十餘萬困於

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摇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臨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老將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動天下因布一言而止其為利溥哉史稱布為賢將其或以此歟武帝時王恢建馬邑之議韓安國屢難其不可使武帝然安國之論則邊釁無由而起衛霍無功之可紀後亦必無輪臺之悔矣

劉給事

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入寇下詔親征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劉給事當倉卒之頃而能抗辭以折權幸

使之驚沮眞大丈夫哉視當時之公卿閉口錯愕者誠可羞也惜乎史失其名不知爲誰千古之恨揚雄曰齊魯有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箋杜詩者謂黄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此以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劉給事言存而名泯其幸歟不幸歟

陳平用陸賈之謀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效及諸吕擅權欲危劉氏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及見陸賈問策賈令

與太尉深相結為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同心恊謀卒成滅呂安劉之功者賈之謀也平豈智於前而昧於後乎當事機未決或思慮過當而反惑乎平當危疑之際不自用而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為賢也平嘗順后之旨以王諸呂豈亦賈策使平陽以計紿之得以成吾謀乎不然平之深念專在滅呂其肯以高祖之業輕以許人乎使平真阿呂后者賈必知之又安肯為

平晝計乎

張湯杜周有後

語曰仁者必有後張湯杜周俱爲酷吏然皆有良子爵位尊顯繼世立朝漢之元勳儒林之後乃有不如其故何哉班孟堅謂湯推賢揚善固宜有後者周之跡絶無一行之可舉其有後又何也史載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

令揚主之明湯用儒者議疑法豈於是而有陰惠及人者乎其有後者蓋由於此周無一善之可述但上以其盡力無私若然亦宜有後矣世疑湯周不當有後而皆有後故采摭其美而論之所可見者如此而已不然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見其父行之繆脩德礪行為漢名臣足以蓋其父之惡安世之子延壽延年之子欽又能世濟其美後之繼隆或不係於湯周而本於此歟

張騫

張騫貪一身之利為漢使月氏經大夏復事西南夷通烏孫鑿空西域啓武帝窮兵之欲者實騫之過也班固於其贊略無一語及之但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崑崙者乎斯言於騫何有哉豈責其遠使詳於筇竹杖蜀布而遺於其大者乎抑豈不責騫而為漢諱乎不然騫不足責耳

公孫弘節儉

汲黯謂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
以本傳觀之弘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又
其身食一肉脫粟飯其躬行節儉蓋亦素性然也年八
十終于相位漢之公卿多由奢縱取敗有如弘之節儉
必能保其富貴弘之行亦可以厲俗故元始中脩功臣
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
有若公孫弘者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
禄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

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此又可見漢之重節儉而薄奢靡故特表章弘以敦厲風俗厥後若唐尊失身以仕王莽封侯貴重位歷公卿衣敝履穿以瓦器飲食被虛僞名其亦與弘異矣何足道哉

東坡祖黄生說

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說蓋本於漢儒黄生黄生曰湯武

非受命廼弒也轅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其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弒而何故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歷稱堯舜禹有不足於湯武也又云孟軻始亂之曰吾聞誅獨夫紂

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皆孔氏之罪人也斯言竊為未當論語於篇終歴叙堯舜禹以及湯武孔子何嘗不稱湯武觀易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何嘗不足於湯武所謂順天應人者豈虚言乎又謂武王伐紂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有不得已焉耳此蓋戰國相傾之術曾謂武王而為之乎當牧野之誓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天下固已叛紂歸武王矣雖賢如三仁知

殷之必淪喪紂之必亡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苟使天命
未改人心不去雖封百武庚又何足以慰悅殷之故家
遺民哉封武庚者蓋武王公天下之心非為私也湯武
之迹孔孟言之盡矣不待辨而明第東坡之論如此恐
後來學者惑於其言故略舉其槩以破其說黃生不師
孔孟而立異論東坡何為而師其說歟或曰東坡假此
以彰荀彧之美甚曹操之惡以武王為非聖人則曹操
其鬼蜮矣雖然曹操何足論以彧身為漢臣為操畫謀

以贊其業及篡奪之形已著方詭異論以自釋其自殺也宜矣何足取哉

易卦

周易爻辭凡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己則其應驗有如影響第占者以吉為在己凶為在人往往不應則歸咎於蓍龜誤矣昔漢武帝伐匈奴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三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卜謂匈奴破不久也皆以為吉逈遣貳師將軍李

廣利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繆當是時使太卜能云所兆在己阻武帝不遣貳師則必無喪師降將之恥而卦爲可徵矣噫蓍龜斷之明矣而用之者失其意往往如斯

唐太宗征高麗

唐太宗初征高麗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盻則四夷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國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損威望更興忿兵

則安危難測矣及上欲自征遂良復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裔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尉遲敬德亦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以

勤萬乘顧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及後出師無功乃深悔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使祀徵復立所仆碑觀遂良敬德之諫如此太宗苟能聽之未必不善又何必魏徵之言是思乎竊謂使魏徵若在太宗亦必不能從其言方遂良初諫時李世勣即曰閒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䌸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以是知徵雖在太宗必不從其言也范

氏謂帝知過能悔此其所以為賢使果為悔過賞遂良敬德之言何必更思魏徵所以為此說者帝於徵報之薄矣中心豈無慚忸故借此以掩仆碑撫其妻子耳豈真思其言乎若帝真有悔心自當慚然決絕於東征之念矣何故連年不已啟房玄齡臨終之諫與徐充容闈閫之疏乎由此觀之曷有悔過之實積釁蓄怨久而不解至于高宗累歲用師方始平之然高麗雖衰而中國之經費亦不可勝計矣何足補哉或曰太宗之思魏徵

玄宗之思九齡事異而情同曰是不然玄宗之思九齡

蓋出乎中情太宗之思魏徵蓋矯情耳

蕭何聽計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

何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

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

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五年陳豨反上自將至

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上聞使使拜

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内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説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説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

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令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説按何處危疑之地岌岌乎殆哉賴鮑生召平之言易危爲安易疑爲信不然則何之禍可立而待矣使韓淮陰有此二客則必不至於夷滅惜乎獻計以斬鍾離眜與夫蒯生三分天下之計皆不及此然則二客者亦豪士哉

韓信爲將

韓信擊魏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擄魏王豹定河東觀此則知信之善為將矣何也夫兵力不患不敵惟患將之與吾敵也兵法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信知栢直為將始輕其無能遂進兵成功使魏當時用周叔為大將則信必不敢輕進又必思所以敵之縱能破魏亦必費力不至若此之易周叔雖不見其事跡蓋必能將也雖然信雖輕栢直猶用疑

兵設伏以計襲破之其肯真易柏直為豎子徑前而與之搏鬬乎始而問將繼而用計終而破敵成功審彼審已而後動及其破趙窺知趙王成安君不用廣武君之策乃敢引兵遂下使成安君能用廣武君之策則信必不敢輕度井陘之險又安能有泜水之勝乎觀其戰勝攻取鮮不用計此之所以為善將也後之人舉知信之為善將而不知求其所以為善將之道往往不能如信之必勝而多取敗也

崔鍻

宋杜鎬博學有識爲翰林侍讀學士時都城外有墳莊一日若甘露降布林木子姪輩驚喜白于鎬鎬味之慘然不懌子弟啟諸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餳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薨繼有八喪廣謂甘露者至和之所感召此爲上瑞若人家有之矣亦雀餳之類耳

東坡與李方叔詩記

宋元祐中蘇東坡知貢舉屬意李方叔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方叔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上偶章惇子持援

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二篇援凡弟徑持去坡亦入院李方叔不知也既而就試果出此題二章傚坡意為之援遂中第一人持第十人坡初意第一人必方叔及揭榜乃章也徒為之悵然方叔母嘆曰蘇公知貢舉吾兒下第命也坡既出院以詩寄李有云平生浪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蓋亦解嘲云耳其詩真蹟今在南昌李士康家與徐鉉書稿及張即之手帖共為一卷字畫皆可愛也

米黄書記

昔潘谷病目謁黄山谷山谷以囊墨詰之谷初探一囊摸索曰今不可得也問之曰此承晏軟劑也又探一囊曰此谷二十年前作今亦不能為矣山谷曰得無假鬼神邪谷曰非也熟之而已山谷遂書以贈谷字徑三寸餘筆皆戳掣法至今三百餘年光采尚煜然照人及米元章海嶽菴四詠其字亦大書險勁飄逸尤為奇絶皆在友人胡思中家誠可寶也

虞文靖公知人

元史虞文靖公傳載馬伯庸欲薦光州人龔伯璲邀公署薦章公以其小材不可且言其人必不能終伯庸甚不樂及公以章詔事退歸伯庸實倡導之也後龔敗果如公言人服其明智余又嘗聞熊伯幾先生言初危太樸以文學徵起聲名播于朝野士君子皆想望其風采諸門人問於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余

闞乎時闞名未甚著門人曰何以知之公曰集於闞文字見之後闞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鑒

虞揭詩記

虞文靖公嘗作范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士謂清江范德浦城楊仲弘豫章揭曼碩及集四人詩為四家且以唐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三日新婦喻揭而集為漢庭老吏序出適揭公歸省墓見之大不悅遂往臨川訪虞公既相見言及玆事且曰徯斯與公京師二

十年未嘗蒙公一言及斯何別後乃爾虞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為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咈然遂即席辭別虞公堅留不得竟駕小車而還既別去數日揭公乃以天歷年間秘閣閑四詩寄虞公中有參章分署隔窻紗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盖為虞公發也公得詩謂諸門人曰揭公此作甚佳然才力竭已就以所寄詩題其後答云今日新婦老矣後因送人有寄揭公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

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未幾揭公趣召至都竟以疾卒此得之陳維新云維新豫章才子也

薩天錫詩記

元薩天錫嘗有詩送欣笑隱住龍翔寺其詩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鍾衲衣香暖留春麝石鉢雲寒卧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採芙蓉虞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

但聞聽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能詩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搆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首及前事虞公曰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誦之公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而去此得之熊伯幾先生云

鐵柱詩記

豫章鐵柱宫井中鐵柱相傳爲晉許旌陽鎮蛟之柱歴代名賢多有題詠熊朋來詩曰九牧失貢金司空不行水蛟龍弄波濤魑魅入城市吁嗟清談晉萬事謾不理遂令千載人稽首旌陽子正言反應辭簡意高虞學士詩曰老龍無意弄新波化作黿翁倚杜歌點石神方寧復得沉沙遺戟不堪磨汾陰鼎鼐千年出海底珊瑚百尺過誰在蓬萊期劫外下騎黄鵠一摩挲此詩初出人皆未喻其旨公曰此柱未敢必爲旌陽之物故詩意皆

設疑辭以問之先伯父嘗云鐵柱詩甚多獨熊虞二公之詩超於衆作

譙樓畫角三弄記

僴幼聞諸伯父虞部府君曰世之鼓樓曰譙樓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畫角之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譔其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令角音之嗚嗚者皆難字之曳聲耳所以使人昏曉之間燕息

之際聞之有所儆發也至唐節度使辭日賜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令州郡有樓以置鼓角必會府而後可非受方面之任而置鼓角皆僭也

寫韻軒滕王閣望湖亭詩記

諸才子侍虞公宿寫韻軒道士因出卷子求題公賦二律其一云翩翩仙子藥王山明月高樓遂不還天外脩眉塵鏡掩窻中遺墨夜燈閒雪深黄竹歸無所雨暗蒼

梧淚更斑何啻浮雲相契合窅然餘跡漫人間其二曰
仙人本自好樓居深下重簾寫韻書江上數峯千仞表
硯中微露九秋餘下方鐘鼓塵初靜絕世文章事不虛最
愛夜涼天闕近綺窗留得玉蟾蜍題畢辛好禮諸人問
曰西江登眺之所據江山之勝無踰於滕王閣望湖亭
二處公不知其幾過皆不留題何也公曰諸公曾見東
坡及僧晦幾詩否皆曰見公曰請與諸公誦之晦幾滕
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唯

有西山在曽見滕王歌舞來其第一句長江去不回往事不可問矣第二句檻前楊柳亦是後人所栽第三句第四句謂當時曽見滕王歌舞者唯有西山在耳含無限之意寓無窮之感東坡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驀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陰陽變化關機開闔於頃刻之間且氣雄語壯所謂吞雲夢者八九二詩皆不可及是以不曾有題明日公與諸人登滕王閣即席賦律詩若干首及一絶句余幼

時能誦之今但記其三律與絶句耳其一曰高閣城頭户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怪得詩成急雨催其二曰天寒江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深蛺蝶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火夜歸湖上雨隅鄰呼酒説干將其三曰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乾千年劍氣侵

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乗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絶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不見鳴鑾佩玉聲惟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昔人云詩不可苟作觀公之意可見矣此得之吳用中云

上下四方記

洪容齋云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雖莊列釋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說也列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

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見其有極有盡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經風住何處曰風住虛空又問虛空爲何所住答曰虛空住於至處又問至處復何所住答言至處何所住者不可宣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處所故一切諸處所所不攝故非數非稱故是故至處無有住處容齋以爲二家之說止於如此而已余嘗觀程子邵子問

答有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附曰天地自相依附又朱子門人有問六合之外當是何物先生曰人生天地間且只理會天地間事此語最善彼釋氏又有所謂水輪風輪之類亦幻語爾

元二辨

後漢鄧隲傳隲拜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章懐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重者多於上字下作小二字以取便爾洪容齋隨筆中乃引王充論衡恢國篇曰今上嗣

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為證謂元二為元年二年也遂自述在史館脩欽宗紀賛曰遭靖康元二之禍實本諸此余考漢書文紀有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又光紀有下為元元所歸注謂黎庶猶言喁喁論衡元二之閒亦是謂嘉德布流於元元之間容齋偶未詳耳而趙明誠謂元元語殊不可讀何也

杜詩阿咸辯

杜子美杜位宅守歲詩首句云守歲阿咸家注者云咸

一作戎乃晉王戎昔阮籍與戎父渾爲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黃鶴謂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善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棲馬鬬喧譁正用公此詩也余嘗觀史齊王思遠小字阿戎王晏之從弟也清介有識鑒隆昌之事嘗規切晏及晏貴盛與思遠凡徵曰隆昌之際阿戎勸我自裁若如阿戎言豈得有今日徵曰果如阿戎言尚未晚也晏大怒後果及禍子美詩

用阿戎蓋出於此注者不考遂定為阿咸豈不知阮咸
籍之姪亦與凡弟之事不相當而東坡於子由偶誤用
爾何必據以為證邪又嘗於内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
處士詩字甚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然則杜
詩謂善本而其中之誤者豈止阿咸而已哉

明文衡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王光宁

明文衡卷五十六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文章辨體序題　　吳訥

古歌謡辭

按西山輯文章正宗凡古文辭之載于經聖人所嘗刪述者不敢錄獨采書傳所載康衢擊壤歌之類列于古

詩之前且曰出于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其好古傳疑之意至矣今謹遵其意仍以康衢童謡為首終于荀卿成相彚寘卷端以俟考質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咏不行於列國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揚子雲

競為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没矣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漢志之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為首而荀詩勿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亦非賦體故今特取成相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為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為辭賦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古樂府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黄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為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

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奏安世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寛為樂府令豈武帝始為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為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

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説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巳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畧以為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宴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鐃歌與三侯以下于篇亦無其辭後太

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
立夫謂其紛亂哤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倍不敢芟夷
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
中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
善也今考五禮以郊廟歌辭為先愷樂燕饗歌辭次之
蓋以其切於世用足為制作家之助至若古今琴操與
夫相和等曲亦附于後以俟好古君子之所考訂焉其
或有題無辭或辭雖存而為莊人雅士之所厭聞者茲

亦不錄

古詩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為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晦庵朱子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為詩

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辭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厥後西山編文章正宗劉氏輯風雅翼悉本朱子

之意而去取詳畧則有不同者焉是編所收率以二家為主近代之有合作者亦取載焉歌行之作别錄于後蓋歌行放情長言其句語格調與古詩亦有不同者矣律詩雜體具載外集嗚呼學詩之法子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夫

歌行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

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謡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為是故今是編凡擬古者皆附樂府本題之内若即事為題無

所模擬者則自漢魏以降迄于近代取其辭義之弗過於淫傷者錄載云

諭告

按西山云周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大祝以下掌為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為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今獨取春秋内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

國應對之語附焉又按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為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别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

璽書

按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

佗璽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故今特取前代璽書載于詔令之前讀者其必有以得之

批答

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上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

也文鑑輯批答詔勑各為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手筆令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讀者其尚考諸

詔

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唯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為近古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為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

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是編今以漢詔居前附以唐宋諸詔庸備二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冊信哉

冊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罷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

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

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𠕋蓋冊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為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大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冏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

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鼂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唯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表

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

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因之竊嘗攷之漢晉皆尚散文葢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為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敘忌繁冗是編所錄一以

時代為先後讀者詳之則體製亦有以得之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

辭全用四六葢與當時表文無異今故錄附表後以備一體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粗無害觀者詳之

論諫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問答之際者考之書可見西山以為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同錄今謹取其所載春秋內外傳諫爭論說之言著之于首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説有可以為法戒者間亦采

之以附于後

奏疏

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昔人云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

萬言奚補為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已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竝任而任人為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今采漢唐宋諸臣所上議狀次于奏疏以備一體若儒先私議其有關於政理者間亦取之而附於中云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若文粹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迨後王尚書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為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辭氣亦異焉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

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强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為得體信乎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盖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為名古有夏商

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為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於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末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

皇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追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為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闕為銘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劔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得之矣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為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為頌體之至至如魯頌之駉駜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為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為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范蔚宗更以韻語唐建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金樓子有云班固頗

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為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

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專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

問對

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

自慰者焉洪氏景盧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書

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尚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

閭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辯難懇到誠可以為脩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脩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記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曰記以善敘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

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有專以論議為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

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焉

序

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

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為上近世應用唯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論

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秦過江

統之議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為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辯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說解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已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

名而為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借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為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竪說以抑揚詳贍為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為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辯

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辯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已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辯柳子厚辯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斆孟子信矣大抵辯須有不得已而辯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為

原

按書韻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昌黎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黄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

誡

按韻書誡者警勅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誡子孫及警

世之語可為法誡者錄之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擷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入窠臼予嘗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

義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庸書以俟考訂云

雜著

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著雖雜然必擇理之弗雜者則錄焉蓋作文

必以理為之主也若夫掛一漏萬尚有俟博雅君子

傳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為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雖微而卓然可為法戒者因為立傳而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為法步里容談又云

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蹟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為最妙綠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於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

任彥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為楷式云

謚法

周禮大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謚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謚君親制之使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為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崇文總目載周公謚法一卷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

謚號增輯而為之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定為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謚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為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為書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揜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故今特載周公謚法于編蓋以諸家之說皆祖於此若夫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者今亦錄附于後

諡議

按諡法云諡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别善惡所以勸人為善而戒人為惡也繇是觀之則諡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諡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為諡議以上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俊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

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又有私謚易名之議云

碑

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

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棲頭陀寺碑亦厠其間至文鑑則凡祠廟等碑與神道墓碑各為一類今亦依其例云

墓碑　墓碣　墓表　墓誌　墓記　埋銘

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為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為鹿盧繞之繂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

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
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
無官皆可其辭則多敘其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
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與墓誌同而
墓記則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面
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
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
長則皆弗錄觀其所作可見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

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誄辭　哀辭

按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

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爾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唯文選録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吕温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曾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為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

及楚體不同焉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顔延年則亦不過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為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若

夫諛辭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所厭聽也

連珠

按晉傅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攷之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王二閣老有

作亦如士衡之數令各錄十餘篇寘于外集之首以著四六對偶之所始

判

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若陸宣公既登進士又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

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為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為下其上者加階超資中者依資以敘下者殿一選如晦翁登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是已元世不用其制我國朝設科第一場有判語以律條為題其文亦用四六而簡當為貴今錄以備一體

律賦

律賦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每篇限

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迨元氏場屋更用古賦繇是學者弗習今錄一二以備其體

律詩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為宗其命

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為矜式若換句拗體粗豪險怪者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弘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連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當用功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而視之哉

排律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往往不純至中唐始

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鍛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不失倫次者為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相詩前輩録為壓卷葢其布置最為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

絕句

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始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

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絶句為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絶句皆收入律詩内是也周伯弜又云絶句以第三句為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换有力而涵蓄無盡焉

聯句

按聯句始著于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攷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彧聯句是也後有先

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于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為相稱山谷嘗云退之與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聯句者盖由筆力難相追爾

雜體

昔柳柳州讀退之毛穎傳有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學者終日討說習復則罷僋而廢亂故有息馬游焉之說譬諸飲食既薦味之至者而奇異苦鹹酸辛之物雖蜇

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獨文異乎予於是而知雜體之詩葢類是也然其為體雖各不同今總謂之雜者以其終非詩體之正焉

近代詞曲

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靡漫之聲雜然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薫染成俗于時才士始依樂工拍之聲被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度於是古昔聲依永之理愈失矣又按致堂胡先生曰近世歌曲以

曲盡人情而得名故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寓意於此隨亦自掃其跡曰此謔浪遊戲而已唐人為之者衆至柳耆卿乃掩衆製而盡其妙篤好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出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竊嘗思之凡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故言有雅俗調有古今爾昔在童稚時獲侍先生長者見其酒酣興發多依腔填詞以歌之歌畢顧謂幼稚者曰此

宋代慢詞也當時大儒皆所不廢今間見草堂詩餘自元世套數諸曲盛行斯音日微矣迨予既長奔播南北鄉邑前輩零落殆盡所謂填詞慢調者今無復聞矣庸輯唐宋以下辭意近于古雅者附諸外集之後竹枝楊柳亦不棄焉好古之士于此亦可以觀世變之不一云

雜志十條　　劉定之

蘇子瞻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民始擾

矣司馬君實厥僱用差雖蘇子瞻亦喋喋不已豈稍欲中立于荆溫兩間兾免後患邪觀其為哲宗言臣私憂神宗勵精之政漸至蘗壞理財踈而備邊弛故撰策問欲以感動聖意子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後患僭之貶罪子瞻全助溫而不貸其畧䕶荆昔者之言徒為向背亦何益哉子瞻作君實神道碑深美其誠蓋自覺不如也

蘇子由

蘇子由使遼歸為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為喜

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爲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福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殂延禧亦不背盟然遼國遂亡于延禧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非特得其身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于孔孟郳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于子貢聖賢原自

有觀人之法也子由殆聞于是而然歟抑使可覘國則非其人者不足使佛能蠹國而歷世之莫悟也何哉

李清臣

李清臣見宣仁聖烈后既崩哲宗入羣小之言意欲紹述熙豐之法而是時小人屏黜在外者其勢亦將轉而復起元祐諸賢凛凛乎覆壓及之矣若此者清臣之所喜也清臣平日于操切禽制以作法抑揚軒輕以立勢所優為也故嘗發而為法原勢原之文翫其辭氣真小

人之言也夫為治者先德而後法上理而下勢今乃切切於法與勢之為言則其所藴可知矣

蘇易簡

蘇易簡内直宋太宗謂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可謂的對令上在春宫時習對李賢取是日早所進讀孟子全句君子遠庖廚五字請對頃之對云聖人登寶位覆對云學士上瀛洲尤見睿思之妙

徐敬業

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為僧往來杭州靈隱寺宋之問至寺夜吟鷲嶺欝岧嶤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篇之問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為僧于衡山黄巢既敗依張全義為僧于洛陽嘗繪已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為巢葢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王介甫

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終身眞偽有誰知其意謂巳嘗辭館職出於眞興巳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范景仁辭翰長出於偽為莽之徒也然不知蘇子瞻又嘗謂介甫為莽之徒其詩曰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業新百尺穿成連夜井千金購得解飛人譏其汲汲妄作也嗚呼數他人之髭鬢顴顙而不見巳睫者其介甫之謂哉

韓退之

韓退之自言口不絶吟於六義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繼晷窮年其勤至矣而李翺謂退之下筆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敏亦至矣蓋其取之也勤故其出之也敏後之學者束書不覩遊談無根乃欲刻燭畢韻舉步成章彷彿古人豈不難哉

李杜韓柳

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慝如氷炭異冷熱薰猶殊芳臭矣子

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
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棄宗社作
猛虎行云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輸一
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
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其辭意視祿山思
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倫
歟微之謂太白不能窺子美藩籬況其堂奥得之矣退
之懷忠事主闢邪宗聖固有本原其稱子厚謂斥不久

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伾文胡致堂謂忌憲宗在儲位有更易秘謀未及為而敗後又託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為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湔滌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謫居時懲咎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既悔已又詆主則亦非真悔也奚足録哉

天極

天有北南極如瓜果有前後蔕尖天分十二宮如瓜果

分十二瓣其近極處度狹而當天腰處度闊如瓜果之瓣其近蔕尖者狹而當腰者寛也天之頂心當嵩高山下陽城而地之頂心為崑崙參差不相對者天地間東南暑熱西北寒凉地在寒凉方者堅凝高峙而在暑熱方者融液坍塌故東南多水合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處均平論則地仍以嵩高山下陽城為中但取最高頂心處則崑崙為中也

日輪

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内故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内未有日在内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以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正當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矣此歷所謂暗虚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虚衝爾蓋二曜各有所行之道如二人各行水陸之塗朔望則一

人由陸者在橋上一人由水者在橋下稍相先後亦不食適相對當乃食矣日行道周天如循環月行道亦周天如循環兩環相搭有兩交處一處謂之天首一處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至於木火土金水五星不由日道亦不由月道各自有道木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者七十六火星七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者三十七土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二星雖隨日一年一周天然金星八年而合

於日者五水星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其遲速離合以宰萬類之生成司千代之起伏俯視人寰奚異夫蠹蚋褌蝨之聚散緣嗑也奈何欲以私意仰干之哉孛生于月月之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幷七政為十一曜也

明文衡卷五十六